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子部總敘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爲之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爲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别教則有釋家

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皐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本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

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爲薈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奕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

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眞僞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卽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愼取之爾

子部一

儒家類一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

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擊擬
尼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托克托等
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兩傳而當時所謂道
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
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讐報復蔓延者
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
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聖門
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
關閩爲宗而依附門牆藉詞衛道者則僅存其

目金谿姚江之派亦不廢所長惟顯然以佛語解經者則斥入雜家凡以風示儒者無植黨無近名無大言而不慙無空談而鮮實則庶幾孔孟之正傳矣

孔子家語二十一卷　內府藏本

魏王肅註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跡具三國志本傳是書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

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子所論有若重規疊矩云云是此本自肅始傳也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孔穎達疏載肅作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又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

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爲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爲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爲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辭故删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

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

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其書至明代傳

本頗稀故何孟春所註家語自云未見王肅本王

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

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

明代所傳凡二本閔徐㶿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

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

此本則毛晉所校刊較之坊刻猶爲近古者矣

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復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註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

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

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註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

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
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眞僞之僞
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
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
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
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
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
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
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

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保者表志同出歐陽修乎不知何以互異意者保或改名知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孔叢子三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孔鮒撰所載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凡二十一篇又以孔臧所著賦與書上下二篇附綴於末別名曰連叢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仕陳涉為博士臧高祖功臣孔聚之子嗣爵蓼侯武帝時官太常其書文獻通考作七卷今本三

卷不知何人所併晁公武讀書志云漢志無孔叢子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其獨治篇鮒或稱孔甲意者孔叢子即孔甲盤盂連叢即孔臧書案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謂孔甲黃帝之史或云夏后孔甲似皆非則孔叢非盤盂又志於儒家孔臧十篇外詩賦家別出孔臧賦二十篇今連叢有賦則亦非儒家之孔臧公武未免附會朱子語類謂孔叢子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陳振孫書

錄解題亦謂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没則又安得以爲鮒撰其說當矣隋書經籍志論語家有孔叢七卷註曰陳勝博士孔鮒撰其序錄稱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則其書出於唐以前然家語出王肅依托隋志旣誤以爲眞則所云孔叢出孔氏所傳者亦未爲確證朱子所疑蓋非無見卽如舜典禋於六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絜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

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其說與偽孔傳偽家語並同是亦晚出之明證也其中第十一篇即世所傳小爾雅注疏家往往引之然皆在晉宋以後惟公羊傳疏所引賈逵之說謂俗儒以六兩為鋝正出此書然謂之俗儒則非漢藝文志之小爾雅矣又水經注引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邱封五十餘所人

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所獸碣具存云云今本無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與全書不類且不似孔氏子孫語或鄺道元誤記抑或傳寫有訛以他書誤題孔叢歟

新語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陸賈撰案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儒家陸賈二十七篇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則作新語二卷此本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似爲舊本然漢書司馬遷傳稱遷

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及穀梁傳時代尤相牴牾其殆後人依托非賈原本歟考馬總意林所載皆與今本相符李善文選註於司馬彪贈山濤詩引新語曰梗柟仆則爲

世用於王粲從軍詩引新語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於陸機日出東南隅行引新語曰高臺百仞於古詩第一首引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於張載褉詩第七首引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以今本核校雖文句有詳畧異同而大致亦悉相應似其僞猶在唐前惟玉海稱陸賈新語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懐慮幾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於宋本爲不可解或後人因不

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篇目也今但據其書
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
其稱引老子者惟恩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
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
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者流傳既久其眞其贋
存而不論可矣所載衞公子鱄奔晉一條與三傳
皆不合莫詳所本中多闕文亦無可校補所稱文
公穡米曾子駕羊諸事劉晝新論馬總意林皆全
句引之知無訛誤然皆不知其何說又據釋嗁報

之語訓詁亦不可通古書佚亡今不盡見闕所不知可也

新書十卷 通行本

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葢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

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畧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瞀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

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為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注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註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即唐人所見亦足為顯證然决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為五

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稾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並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

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鹽鐵論十二卷內府藏本

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為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為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襍論一篇述汝南

朱子伯之言記賢艮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車千秋深著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雖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列之儒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改隷史部食貨類中循名而失其實矣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爲之註雖無所發明然事實亦粗具梗概今並錄之以備考核焉

說苑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劉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爲輦郎歷

官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是書凡二十篇隋
唐志皆同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曾鞏
校書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舊爲二十篇
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
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
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
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
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誡篇作敬愼
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

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其書皆錄遺聞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其例畧如詩外傳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趙襄子賞晉陽之功孔子稱之一條諸御己諫楚莊王築臺引伍子胥一條晏子使吳見夫差一條晉太史屠餘與周桓公論晉平公一條晉勝智氏後闔閭襲郢一條楚左史倚相論越破吳一條晏子送曾子一條晉昭公時戰鄴一條孔子對趙襄子一條皆時代先後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僑

並載其龍蛇之歌而之儒事尤姓黃朝英緗素雜記亦摘其固桑對晉平公論養士一條新序作舟人古乘對趙簡子又楚文王爵筦饒一條新序作楚共王爵筦蘇二書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眾說各據本文偶爾失於參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八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尚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採擇雖間有傳聞異辭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新序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劉向撰案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其目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其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本爲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晁公武謂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蓋卽曾鞏校定之舊

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畧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刧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廸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已甚之詞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奚恤前二

百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候以孟子論好色好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慶謂黍離乃周詩新序誤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則殊不然向本學齊詩而大慶以毛詩繩之其不合也固宜是則未考漢儒專門授受之學矣

法言集註十卷通行本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雄有方言光有易說皆已著錄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注曰法言十三卷本傳具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蔓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光作潛虛以

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此書考自漢以來
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至總
源注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注宋咸注吳秘注至
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之注尙存故光
裒合四家增以已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別之然今
本獨李軌注不署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秘曰光
曰爲辨葢傳刻者所改題也舊本十三篇之序列
於書後葢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
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

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潛夫論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為三十六篇蓋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卷

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舉其著書大旨爾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惟桓帝時皇甫規段熲張奐諸人屢與羌戰而其救邊邊議二篇乃以避寇爲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嘗徙安定北地郡順帝永建四年始還舊地至永和

六年又內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鄉言之耶然其謂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為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則灼然明論足為輕棄邊地之炯鑒也范氏錄其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入本傳而字句與今本多不同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有所損益理或然歟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校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

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愧惟賢難篇中稱鄧通吮癰爲忠於文帝又稱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結怨則紕繆最甚是其發憤著書立言矯激之過亦不必曲爲之諱矣

申鑒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漢荀悅撰悅有漢紀已著錄後漢書荀淑傳稱悅侍講禁中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奏上帝覽而善之其書見於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者皆五卷

卷爲一篇一曰政體二曰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俗嫌皆譏祥讖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爲政之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註記二章載入傳中又稱悅別有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並不傳惟所作漢紀及此書尚存於世漢紀文約事詳足稱良史而此書剖析事理亦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於正也明正德中吳縣黃省曾爲之註

凡萬四千餘言引据博洽多得悦旨其於後漢書所引間有同異者亦並列其文於句下以便考訂然如政體篇填實而已句今本後漢書實作定不肅而治句今本後漢書治作成而省曾均未之及則亦不免於偶疎也

中論二卷通行本

漢徐幹撰幹字偉長北海劇人建安中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故相沿稱為魏人然幹殁後三四年魏乃受禪不

得遽以帝統予魏陳壽作史托始曹操稱爲太祖遂併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是書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作二卷與今本合則宋人所併矣書凡二十篇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於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曾鞏校書序云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今書獨闕又考之魏志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乃知館閣本非全書而晁公武又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復三年制役二篇李獻民者李淑之字嘗撰邯鄲書目者也是其書在宋仁宗時尚未盡殘闕聲特據館閣不全本著之於錄相沿既久所謂別本者不可復見於是二篇遂佚不存又書前有原序一篇不題名字陳振孫以爲幹同時人所作今驗其文頗類漢人體格知振孫所言爲不誣惟魏志稱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於二十三年二月與史頗異傳寫必有一訛今亦莫考

其孰是矣

傅子一卷永樂大典本

晉傅元撰元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惟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

志唐書藝文志皆載傅子一百四十卷馬總意林亦同是唐世尚爲完本宋崇文總目僅載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元明以後藏書家遂不著錄蓋已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采掇裒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

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刑法曰平役賦曰鎮總敘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刑法本屬一篇永樂大典誤分爲二耳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爲一卷其有永樂大典未載而見於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三十餘條別爲附錄綮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

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獨元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遜之殘編斷簡收拾於缺佚之餘者何得以考見其什一是亦可爲寶貴也

中說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則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時錄唐太

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續與陳叔達書一篇又錄關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畤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嘗辨通以開皇四年生李德林以開皇十一年卒通方八歲而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事關朗以太和丁巳見魏孝文帝至開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問禮於朗事薛道衡以仁壽二年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始召還又隋書載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及長不識本

生而有仁壽四年通在長安見道衡道衡語其子收事洪邁容齋隨筆又辨唐書載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而世家有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語事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太興殿為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帝名見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牴牾顯然今考通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卽不復出故世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內乃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注曰太樂之署煬帝

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於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其依托謬妄亦一明證考楊炯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戸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序則記其祖事必不悞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二語亦與今本相合知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遺言虛

相夸飾亦實有其書葢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說耳宋咸必以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傎之甚矣據其僞迹炳然誠不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揚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擬

聖人之事迹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僭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坤之初六履霜堅冰姤之初六繫於金柅錄而存之亦足見儒風變古其所由來者漸也

帝範四卷　永樂大典本

唐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文皇帝御撰以賜太子者也新舊唐書皆云四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題曰一卷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凡一十二篇首尾完具後有元吳萊跋謂征雲

南爽夷時始見完書考其事在泰定二年蓋此書南宋佚其半至元乃復得舊本故明初轉有全文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歷二年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特賜錦綵百疋是唐時已有二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呂祖謙之言蓋元人因舊注而補之其詞雖不免冗贅而援引頗爲詳洽足資參考惟傳寫多所脫悞謹旁考諸書一一釐訂各附案語於下方仍依

舊史釐爲四卷以復其舊焉

續孟子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唐林愼思撰愼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十一年又中宏詞拔萃魁授秘書省校書郎興平尉尋除尙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及鄭樵通志藝文畧皆載是書二卷與今本合崇文總目載愼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今觀其書十四篇大抵因孟

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獨其不自立論而必假借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又如與民同樂本莊暴齊王之事而移於隱章之樂正子魯君義頗無取然其委曲發明亦時有至理不可廢也昔揚雄作太元以擬易王通作中說以擬論語儒者皆有僭經之譏蔡沈作洪範九疇數

御纂性理精義亦以其僭經斥之不錄慎思此書頗蹈此弊然唐時孟子不號為經故馬總意林與諸子之書並列而韓愈亦與荀揚並稱固不能以後來論

定之制爲愼思責矣

伸蒙子三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唐林愼思撰前有愼思自序曰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之觀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自號伸蒙子又曰嘗與二三子辨論興亡數陳古今編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澤國紀三篇象三人敘君臣人之事 案唐人避太宗諱故以君臣民爲君臣人 時喩二

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今觀其書上卷設爲干祿先生知道先生求已先生問答中卷設爲宏文先生如愚子盧乳子問答下卷則自抒已說惟上卷喻時一篇釋仲尼小天下之義詞不近理其餘皆持論醇正非唐時天隱無能諸子所可彷彿崇文總目列之儒家蓋爲不忝惟其所列六人之名書干祿爲芉緑書知道爲濉遒書求已爲梂祀書宏文爲竑旼書如愚爲釵䰩書盧乳爲䰠㲊而各註所以增改偏旁之故皆怪而近妄是則好奇之過

矣

素履子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張弧撰凡十四篇新唐書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皆未著錄惟鄭樵藝文畧宋史藝文志有之蓋其詞義平近出於後代不能與漢魏諸子抗衡故自宋以來不甚顯於世宋濂作諸子辨亦未之及然其援引經史根極理道要皆本聖賢垂訓之旨而歸之於正蓋亦儒家者流也弧唐書無傳宋晁說之學易堂

記謂世所傳子夏易傳乃弧偽作舊題其官為大理評事而里貫已不可考藝文畧宋志皆作一卷今本三卷殆後人所分析歟

家範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者卷目俱與此相合蓋猶原本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為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襍採史事可為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與

朱子小學義例差異而用意畧同其節目備具簡而有要似較小學更切於日用且大旨歸於義理亦不似顏氏家訓徒揣摩於人情世故之間朱子嘗論周禮師氏云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觀於是編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槩也

帝學八卷 內府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録是書元祐初祖禹在經筵時所進皆纂輯自古賢君迨宋祖宗典

學事迹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條後間附論斷自上
古至漢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於宋諸帝
敘述獨詳葢亦本法祖之意以爲啟迪也祖禹初
侍哲宗經幄因夏暑罷講卽上書論今日之學與
不學係他日治亂而力陳宜以進學爲急又歷舉
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稱其在邇英時
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於勸講平生論諫
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别邪正辨釋事宜平易
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今觀此書言

簡義明敷陳剴切寔不愧史臣所言雖哲宗惑於
黨論不能盡用祖禹之說終致更張初政國是混
淆而祖禹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爲念觀於
是書千載猶將見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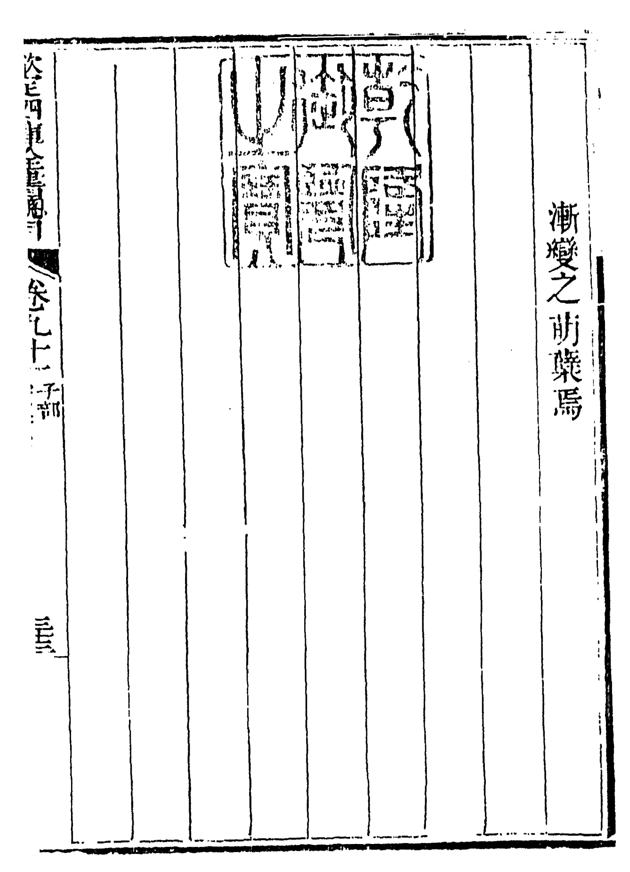
儒志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開祖撰開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進士
試秘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旣而退居郡城
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湮
沒是編乃其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

王循守永嘉時始爲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缺循爲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眞僞雖不可考然當時濂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爲名儒而尊揚雄爲模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揚雄開祖獨不涉岐趨相與講明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土者猶爲

掇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於子孫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休寧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順天府通判所著有仁峯集今未見傳本不知存佚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案以上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學在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中惟王通師弟私相標榜而亦尚無門戸相攻之事今併錄之以見儒家之初軌與其



漸變之萌蘖焉

子部二

儒家類二

太極圖說述解一卷通書述解一卷西銘述解一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字正夫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官霍州學正後改蒲州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史稱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

輒皆穿鑿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為最而端又開二人之先是編箋釋三書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為歸而太極圖末附載辨戾一條乃以朱子所論太極陰陽語錄與注解互異而考定其說蓋注解出朱子之手而語錄則門人之所記不能無訛端得於朱子者深故能辨别微茫不肯雷同附和所由與依草附木者異也前有端自序作於宣德戊申惟論太極圖說及以詩贊辨戾附末之意而不及西銘卷末有正德辛未黎堯卿跋始

兼西銘言之通書前後又有孫奇逢序及䟦䟦但言通書而序則言澠池令張𤊹合刻三書蓋堯卿始以太極圖說西銘合編𤊹又增以通書也據端本傳其書本名釋文所注孝經乃名述解此本亦題曰述解不知何人所改刊板頗拙惡排纂亦無體例每句皆以正文與注連書字畫大小相等但以方匡界正文每句之首尾以爲識別殊混淆難讀今離而析之使注與正文别行以便省覽焉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張載撰考載所著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吳澄行狀稱嘗校正張子之書以東西銘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見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抄一卷文集抄一卷又拾遺一卷又採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爲附錄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說西銘以外與史志卷數皆不相符又語錄文集皆稱曰抄尤灼然非其完帙蓋後人

選錄之本名以全書殊爲乖舛然明徐時達所刻已屬此本嘉靖中呂柟作張子抄釋稱文集已無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已亥朱軾督學於陜西稱得舊稿於其裔孫五經博士繩武家爲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卽此本則其來已久矣張子之學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爲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注解正蒙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正蒙一書
張子以精思而成故義博詞奥註者多不得其涯
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
牴牾註者亦莫知所從不敢置議光地是書疏通
證明多闡張子未發之意又於先儒互異之處如
太虛之說與周子太極不同淸神濁形之分爲程
子所議太極陰陽爲三之說啟胡氏三角太極之
學地有升降一條黃瑞節以爲執四遊舊說又如
六經之中釋孟子之過化爲不滯於物釋中庸之

敦化爲體厚用神釋易繼善爲不已其善釋論語
上智下愚爲習成釋中庸仁者爲生安智者爲學
利釋論語空空無知爲無思無爲釋易蒙以養正
爲養蒙以正釋論語先進後進爲急行緩行洋洋
盈耳爲樂失其次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句以共
字屬下釋好勇疾貧章二亂字爲迷謬釋易險阻
爲聖德之高堅釋論語素絢後素二素字異義釋
詩勿翦勿拜爲拜跪之拜棠棣爲文王之詩而周
公有所加晨風爲勞而不休釋禮禘祫之義牽用

註疏舊說殤祭之義又改易舊說皆一一別白是非使讀者曉然不疑於明以來諸家註釋之中可謂善本矣

正蒙初義十七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註已著錄是編詮釋正蒙於性理大全所收集釋補註集解外取明高攀龍徐德夫

國朝冉覲祖李光地張伯行之註列程朱諸說之後並採張子經學理窟語錄性理拾遺三書相發明

者附錄之而各以已見參訂於後其大旨謂張子
見道原從儒釋異同處入故其言太虛皆與釋氏
對照又謂太虛有三義又謂程朱多不滿此書太
虛二字然嘶其本旨殊塗同歸正不必執程朱諸
論以詆之又謂詩箋書序禮疏舊說張子所用爲
多今人習見習聞皆程朱遺澤遂詫而怪之但當
分別讀之不宜横生訾議論皆持平頗能破門戸
之見其謂張子自託惟見於參兩神化至當三十
樂器者各一見於王禘者五乾稱者四諸本或以

集釋誤為自註又謂十七篇為蘇昞所傳張子手定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為不苟至所稱張伯行註出於他人之假名非所自註云得諸伯行面言亦足資考訂也

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雨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

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眞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畧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

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道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又晦庵文集内有答吕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删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條畧著删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删却久遠却惑人云云今觀書内如劉安節所録譏禮者不透須莊子一條語渉偏矯則註云别本所增又𥙿大隱所記道豈有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

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黄震日抄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吕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棫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書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麈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

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詞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日抄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

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警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其編錄之意亦大畧可見矣

二程粹言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

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謚文靖事
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頴昌相得
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
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脉絡
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
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
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
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

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為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删訂為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托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者為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題曰弟子記者蓋託言弟子之所記而文格古雅與敞所註春

秋詞氣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讀書志以爲敞自記其問答之言當必有據也公武又稱書中於王安石楊慥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以示褒貶今考公武所說亦大概以意推之即如王回一人論四岳薦鯀一條論聖人一條則書其名論泰伯一條論晉武公一條則書其字是於褒貶居何等乎且其書固多攻王氏新學而亦兼寓鍼砭元祐諸賢之意故其言曰滔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

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又曰忘情者自以為達悖情者自以為難直情者自以為眞三者異趨而同亂又曰學不可行者君子不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又曰智不求隱辨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又曰無為而治者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為也又曰夫賢者為人所能為而已矣人所不能為賢者不為也又曰君子恥過而欲改之小人恥過而欲遂

之君子欲善而自反小人欲善而自欺又曰矜小
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釣大利者惟鉅孱爾蓋是
時三黨交訌而敞獨蕭然於門戶之外故其言和
平如是至於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
辨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
人發其說稍激則有爲言之者也又王守仁謂無
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用明人斷斷
辨正稱爲衛道今觀是書乃知王安石先有是說
敞已辭而闢之是其發明正學又在程朱之前其

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亦預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澹於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為異黨抑之不稱耳實則元豐熈寧間卓然一醇儒也其書宋時蜀中有刻板乾道十年豫章謝諤得之於劉文濬付三衢江溥重刊淳熈元年趙不黯又於倣從曾孫子和及子和從叔椅家得二舊本較正舛脫就江本改刻十八頁補三百七十字此本即從不黯

所刻抄出者末有譌溥不類三坂証以永樂大典所引一一符合知爲原書亦可謂罕覯之笈矣做墓志及宋史本傳俱稱弟子記五卷讀書志則作一卷蓋南宋之初已病其繁碎合併爲一今以篇頁稍多釐爲四卷以酌其中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極沒要緊一卷註曰卽劉原父弟子記也考浙江所進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採掇郭象莊子註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爲二書今別存其目於道家中庶眞贗不相淆焉

節孝語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徐積撰積字仲車山陽人登進士第元祐初以薦授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歷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事蹟具宋史卓行傳是書爲其門人江端禮所錄文獻通考載一卷與今本合其中說經之條如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謂偏當音徧言開徧而復合今考禮二名不偏諱注偏讀爲徧則偏徧二字原相通然以釋偏其反而則曲說矣其釋春秋王

中御廩災乙亥嘗謂說者皆言先言御廩災是火災之餘而嘗志不敬其實曾子問言天子諸侯之祀過日食火災喪服則皆廢祀今御廩災則嘗可廢而不廢是爲不敬何必謂火災之餘而嘗今考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乃廢祭他火災不廢也積槪言火災則廢反斥公穀二傳亦殊失經意他若以論語三嗅爲三歎謂春秋西狩獲麟重書僭狩非禮不亚書獲麟亦皆穿鑿至於商論古人推揚雄而譏賈誼至以陳平爲秦漢以來第一

人殊乖平允而誤解禮記趨欲速朽以近世用厚棺爲非尤爲紕繆然積篤於躬行粹於儒術所言皆中正和平無宋代刻核古人之習大致皆論事論人無空談性命之說蓋猶近於古之儒家焉

儒言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說之因自號曰景迂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靖康初召爲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

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別著錄葢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爲辨王安石學術違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字說居多而託始於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實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祀聖一條皆直斥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

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為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盛行而侃侃不撓誠不愧儒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談務與相反惟以恩怨為是非殊不足為訓蓋元祐諸人實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錮之禍者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為諱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童蒙訓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是書其家

塾訓課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畧固不僅爲幼學啓迪之資矣考朱子答呂祖謙書有舍人丈所著童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之語此本無之其他書所引論詩諸說亦皆不見於書內故何焯跋疑其但節錄要語而成已非原本然刪削舊文

不過簡其精華除其枝蔓何以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爲此本歟其書初刊於長沙又刊於龍溪譌舛頗甚嘉定乙亥夔州守邱壽儁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爲跋後紹定己丑眉山李𡌴守郡得本於提刑吕祖烈復鋟木於玉山堂今所傳本即明人依宋槧翻雕行欵字畫一仍其舊最爲善本今亦悉從之焉

省心襍言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邦獻撰邦獻懷州人太宰邦彥之弟官至直敷文閣是書在宋有臨安刊本題爲林逋撰或又以爲尹焞撰至宋濂跋其書則謂逋固未嘗著焞亦因和靖之號偶同而誤皆非其實而王佖所編朱子語錄續類內有省心錄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據當定爲沈本陶宗儀說郛錄其數條仍署爲林逋所作迄無定論今考永樂大典俱載是書共二百餘條葢依宋時槧本全帙錄入前有祁寬

鄭望之沈濬汪應辰王大寶五序後有馬藻項安世樂章三跋并有邦獻孫耆岡及四世孫景初跋三首皆謂此書邦獻所作耆岡且言曾見手稿不誣又考王安禮爲沈道原作墓誌具列所著書傳論語解等並無省心襍言之名足證非道原所作實朱子語錄之舛誤宋濂執爲定論亦考之未審矣其書切近簡要質而能該於範世勵俗之道頗有發明謹釐正舛誤定爲李氏之書而考證其異同如右

上蔡語錄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曾恬胡安國所錄謝良佐語朱子又為刪定者也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復坐事廢為民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恬字天隱溫陵人安國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成於紹興二十九年朱子年三十歲監潭州南岳廟時生平論著此為最早據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皆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

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輙因其舊定著為二篇視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輙放而絶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别為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為編次益以良佐與安國手簡數條定為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删五十餘章首尾

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艮佐之學以切問近思爲要其言論閎肆足以啟發後進惟才高意廣不無過中之弊故語錄云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梢皆入禪學去又云上蔡觀復齋記中說

道理皆是禪底意思又云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也是合下見得不周遍差了其論皆頗以良佐近禪爲譏然爲良佐作祠記則又云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乃深相推重蓋良佐之學醇疵相半朱子於語錄舉其疵於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也合而觀之良佐之短長可見矣

袁氏世範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袁采撰案衢州府志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鼓院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采嘗宰樂清修樂清志十卷王圻續文獻通考又稱其令政和時著有政和縣志縣令小錄今皆不傳是編即其在樂清時所作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題曰訓俗府判劉鎮為之序始更名世範其書於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為篤摯雖家塾訓蒙之書意求

通俗詞句不免於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為顔氏家訓之亞也明陳繼儒嘗刻之秘笈中字句訛脫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宋本互相校勘補遺正誤仍從文獻通考所載勒為三卷云

延平答問一卷附録一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宋朱子撰程子之學一傳為楊時再傳為羅從彥又再傳為李侗侗字愿中延平其所居也侗於朱子為父執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將赴同

安主簿任往見侗於延平始從受學紹興三十年冬同安任滿再見侗僅留月餘又閱四載而侗沒計前後相從不過數月故書札往來問答爲多後朱子輯而錄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延平語及祭文行狀別爲一卷題曰附錄明非朱子原本所有也後侗裔孫葆初別掇拾侗之諸文增入一卷改題曰延平文集且總題爲朱子所編殊失其舊今仍錄原本而葆初竄亂之本別存目於集部焉

近思錄十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宋朱子與呂祖謙同撰案年譜是書成於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書前有朱子題詞曰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云云是其書與呂祖謙同定朱子固自言之且併載祖謙題詞又晦菴集中有乙未八月與祖謙一書又有

丙申與祖謙一書戊戌與祖謙一書皆商榷改定
近思錄灼然可證宋史藝文志尙並題朱熹呂祖
謙類編後來講學家力爭門戶務黜衆說而定一
尊遂沒祖謙之名但稱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書
凡六百六十二條分十四門實爲後來性理諸書
之祖然朱子之學大旨主於格物窮理由博反約
根株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末暖暖姝姝守一先生
之言故題詞有曰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
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求諸四君子

之全書以致其博而返諸約焉庶乎其有而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為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又呂祖謙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

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藥連篇累牘動談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其集解則朱子歿後葉采所補作淳熙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時嘗貢進於朝前有進表及自序采字仲圭號平巖建安人其序謂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有缺畧者乃出臆說又舉其大旨著於各卷之下凡閱三十年而後成云

近思錄集註十四卷　編修徐天柱家藏本

國朝茅星來撰朱子近思錄宋以來註者數家惟葉采集解至今盛行星來病其粗率膚淺解所不必解而稍費擬議者則闕又多彼此錯亂字句譌舛因取周張二程全書及宋元近思錄刊本參校同異凡近刻舛錯者悉從朱子考正錯簡之例各註本條之下又薈萃衆說參以已見爲之支分節解於名物訓詁考證尤詳更以伊洛淵源錄所載四子事跡具爲箋釋冠於簡端謂之附說書成於康

熙辛丑有星來自序又有後序一篇作於乾隆丙辰去書成時十五年葢殫一生之精力爲之也其後序有曰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葢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輕重長短者也微權度則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

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其持論光明洞達無黨同伐異爭名求勝之私可謂能正其心術矣

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近思錄雖成於淳熙二年其後又數經刪補故傳本頗有異同至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書爲先後而未及標立篇名則諸本不殊至淳祐間葉采纂爲集解尚

無所竄亂於其間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細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註語謬誤幾不可讀永以其貽誤後學因仍原本次第為之集註凡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中其言有相發明者悉行採入分註或朱子說有未備始取葉采及他家之說以補之間亦附以已意引據頗為詳洽蓋永邃於經學究心古義穿穴於典籍者深雖以餘力為此書亦具有體例與空談尊朱者異也

雜學辨一卷附記疑一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宋朱子撰以斥當代諸儒之雜於佛老者也凡蘇軾易傳十九條蘇轍老子解十四條張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條呂希哲大學解四條皆摘錄原文各爲駁正於下末有乾道丙戌何鎬跋鎬字京叔何兌之子丙戌爲乾道二年朱子三十七歲監嶽廟家居時也記疑一卷前有朱子題詞稱偶得雜記一冊不知何人所記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云云蓋程子門人記錄師說偶以己意因而流入二氏者亦摘錄而與之辨凡二十條其書作於淳熙

二年丙申三月朱子方在婺源距作雜學辨時十年矣後人附刻雜學辨後以類相從今亦仍舊本錄之焉

小學集註三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明陳選註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事迹具明史本傳朱子是書成於淳熙丁未三月凡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考晦菴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蓋

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敘古蒙求亦太多乖與澁難讀非啓蒙之具郤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又有乙巳與子澄書稱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熈十二年始改定義例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語類陳淳錄曰或問小學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人編類偶欠此爾又黄義剛錄曰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

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尋究其說最確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疎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選註爲鄉塾訓課之計隨文衍義務取易解其說頗爲淺近然此書意取啟蒙本無深奧文雜取文集子史不盡聖言註釋者推衍支離務爲高論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選之所註尤有裨於初學矣是書自

陳氏書錄解題印列之經部小學類考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小學家之所列始於史籀終於杜林皆訓詁文字之書今案以幼儀附之孝經終為不類而入之小學則於古無徵是書所錄皆宋儒所謂養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幾協其實焉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咸淳庚午導江黎靖德編初朱子與門人問答之語門人各錄為編嘉定乙亥李道傳輯廖德明

等三十二人所記爲四十三卷又續增張洽錄一卷刻於池州曰池錄嘉熙戊戌道傳之弟性傳續蒐黃榦等四十二人所記爲四十六卷刊於饒州曰饒錄淳祐乙酉蔡杭又裒楊方等二十三人所記爲二十六卷亦刊於饒州曰饒後錄咸淳乙丑吳堅採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四家爲二十卷刊於建安曰建錄其分類編輯者則嘉定己卯黃士毅所編凡百四十卷史公說刊於眉州曰蜀本又淳祐壬子王佖續編四十卷刊於徽

州日徽本諸本既互有出入其後又翻刻不一訛舛滋多靖德乃裒而編之删除重複一千一百五十餘條分爲二十六門頗清整易觀其中甚可疑者如包楊錄中論胡子知言以讀書爲溺心志之大穽之類槩爲刋削亦深有功於朱子靖德目錄後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十篇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而况後之書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間傳朱子之語而不見於語類者蓋由靖德之删削鄭任鑰不知此意乃

以四書大全所引不見今本語類者指為或問小註之證其亦不考之甚矣

戒子通錄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清之撰清之字子澄號靜春臨江人紹興二十年進士光宗時知袁州宋史本傳稱其生平著述甚多是書其一也其書博採經史羣籍凡有關庭訓者皆節錄其大要至於母訓閨教亦備述焉史稱其甘貧力學博極羣書故是編採摭繁富或不免於冗雜然其隨事示教不憚於委曲詳明雖瑣

語碎事莫非勸戒之資固不以過多為患也元虞集甚重其書嘗勸其後人刻諸金谿後崔棟復為重刻顧自宋以來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二冊亦無卷數外間傳本尤稀今謹據永樂大典所載約畧篇頁釐為八卷所引諸條原本於標目之下各粗舉其人之始末其中間有未備者今並為考補增注以一體例惟自宋以前時代錯出頗無倫次蓋一時隨手摘錄未經排比之故今亦姑仍其舊焉

知言六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錄是編乃其論學之語隨筆劄記屢經改訂而後成呂祖謙嘗以爲勝於正蒙然宏之學本其父安國安國之學雖出於楊時而又兼出於東林常總總嘗謂本然之性不與惡對言安國沿習其說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

動則心矣云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
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論辨即栻亦不敢盡
以其師說為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為必不可
廢亦泥古而流於迂謬然其他實多明白正大足
以關正學而闢異端朱子亦嘗稱其思索精致處
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自元以
來其書不甚行於世明程敏政始得舊本於吳中
後坊賈遂有刊板然明人傳刻古書好意為竄亂
此本亦為妄人強立篇名顛倒失序字句舛謬全

失其眞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屬宋槧原本首尾完備條理釐然謹据其章目詳加刋正以復其舊其朱子語類各條亦仍依原本别爲附錄一卷繫之於末以備考證焉

明本釋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劉荀撰荀東平人尚書左僕射摯之孫書中所稱先文肅公即謂摯也孝宗時嘗知盱眙軍其事迹則不可考矣是書乃其講學之語大旨謂致力當求其本因舉其切要者三十三條各爲標目而

著論以發明之論所不盡者又自爲之註中多稱引元祐諸人程門諸子及同時胡宏張九成朱子之言持論頗醇正其文率詳明愷切務達其意而止北宋諸名臣之言行出處亦附注焉蓋黨籍子孫尊其先世之舊聞也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畧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元明間始行於世也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二卷

劉荀撰然永樂大典所載實皆題曰明本釋疑其書原名明本或後人因其註而增題釋字歟

少儀外傳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末有雲谷胡巖起䟦及其弟祖儉後序丹陽譚元獻嘗刻之於學宮歲久散佚久無刊本故朱彝尊經義攷註曰未見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尚端末完整無所訛缺今仍釐爲二卷以還其舊其書爲訓課幼學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爲名然中間襍引前哲之懿

行嘉言兼及於立身行已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繁富不專於洒掃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韓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云爾吕本中舊有童蒙訓皆自爲誥誡之語此書則採輯舊文體例近朱子小學小學盛行於世童蒙訓亦有刋本而此書湮沒不彰蓋書之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是定優劣也永樂大典別載辨志錄二卷亦題吕祖謙撰其文全與此同蓋一書二名編纂者不出一手因而兩收今附著於此不復重錄其文亦不

復別存其目焉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故今仍據舊錄頗附益次比之喬年爲祖謙弟祖儉之子則蒐錄者爲祖儉喬年又補綴次第之矣凡易說二卷詩說拾遺一卷案詩說獨曰拾遺以祖謙著有家塾讀詩記也周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史說一卷雜說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錄字明非祖謙

所手著也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兄弟者別爲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讀論語一條稍稱其善答項平甫書與曹立之書一條稱編其集者誤收他文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辭精義者一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

之弊盡在於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多粗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怕過多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呂喬年記亦稱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祖謙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說欲歸其失於門人也然當

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語類載李方子所記云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而此書第六卷爲門人集錄論語說六十八條又何以稱焉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故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

廢耶

曾子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晫編晫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間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得贈通直郎考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載曾子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卷十篇稱即唐本高似孫子畧稱其與大戴禮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襍見小戴記者無異同後人掇拾以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併稱有慈

湖楊簡註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殆卑偶未見故
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
養老第三周禮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闕
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
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標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
篇而仲尼閒居篇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
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卽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
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卽大學考自宋以前有
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

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葢首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論其常也師行無遷主又籌其變也二問相承意實相濟故孔疏通爲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葢貴命也入周禮篇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篇文義殆爲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

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弔乎數節為例尤屬不純然漢本久佚唐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頗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存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婁斗進表稱有睥自序而此本佚之僅有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選序四篇明詹潢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睥本編為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為書故分著於錄焉

子思子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晫編攷晁公武讀書志載有子思子七卷晫葢亦未見其本故別作是書凡九篇內篇天命第一鳶魚第二誠明第三外篇無憂第四胡母豹第五喪服第六魯繆公第七任賢第八過齊第九其割裂中庸別列名目與曾子載孝經大學同又晫輯曾子用朱子改本大學至孔叢子一書朱子反覆辨其僞而晫采之獨多已失鑒別又往往竄亂原文如孔叢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註曰雜者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雜說不存焉此書引

之改曰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則與子思答義全不相貫孔叢子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教究理不以疑此書引之聖字下多一區字疑字上多一物字又孔叢子云彼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此書引之進瞻作進善輕改舊文均失先儒詳慎之道且與曾子所引均不著其出典亦非輯錄古書之體較諸據孔子集語蓀牘乎後矣特以書中所錄雖眞贗互見然多先賢之格言故雖編次蹐駮至今不得而廢焉

邇言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劉炎撰炎字子宣括蒼人是書分十二章曰成性存心立志踐行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今昔經範習俗志見其立言醇正篤實而切於人情近於事理無迂濶難行之說亦無刻核過高之論如曰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爲治矣又曰或問節義之士如之何而黨錮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豈

必登龍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選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立禍的者也人豈能禍之哉又曰或問學聖賢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聞之真公學而至之焉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門人不能無偏能遡其源歸於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迴遠是足爲學二程而不至者之戒也如此之類皆他儒者心知其然而斷不出之於口者炎獨筆之於書可謂光明磊落無纖毫門戶之私矣此本爲嘉靖乙丑光澤王所刊考明史諸王世表光澤王寵瀼以

成化二十三年封嘉靖二十五年薨乙丑爲嘉靖八年當卽寵瀼前有梅南生序稱得抄本於棠陵方思道梅南生卽寵瀼别號也又有嘉泰甲子炎自序嘉定壬午眞德秀後序嘉定癸未葉克跋書中君道篇第一條第二條習俗篇第十一條志見篇第九條寵瀼注俱有脱誤今無别本可校亦仍其舊又經籍篇唐無全史一條中亦有訛脱寵瀼未註今補註之經籍篇第二條下有夾註止菴曰一叚駁尊揚雄陶潛蘇軾而抑屈原之非其言有

理亦併附錄考龍瀼序末有私印曰止菴則此註亦龍瀼所加矣

木鐘集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埴撰埴字器之永嘉人嘗舉進士授通直郎致仕其學出於朱子永樂中修五經大全所稱潛室陳氏即埴也是編雖以集為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尚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

記之中葢其時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
未懸於國學之功令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
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爲重偶然及之非專門也
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謂取禮善
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名曰木鐘刊
帙久佚明宏治十四年溫州知府鄧淮始得舊本
重刻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各
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則書始二典詩始比興
賦春秋始隱元年近思襍問始理氣史始漢皆不

似尙有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官而王制亦禮記第三篇卽從此託始亦無不可宋本既不可見姑闕所疑焉可矣

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初刻於正德辛巳有楊一清序但稱先儒所集再刻於萬歷丙午有朱吾弼序但稱爲董崇相家藏本亦不能指作者何人黃虞稷

千頃堂目亦皆相合乾隆己未南昌楊雲服重刊程恂序之稱爲宋滕珙編考滕珙字德章號蒙齋婺源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合肥令與兄璘俱遊朱子之門朱子銘其父墓稱二子皆有聲州縣間又稱珙廷對甚佳葢亦新安高弟也今觀是書取朱子語錄文集分類編次前集皆論學後集皆論古續集則兼二集所遺而補之每一論必先著其緣起次標其立論之意條分縷析條理秩然視他家所編經世大訓之類或簡而不詳或繁而少緒

者逈乎不同即不出於𢪛手要非學有淵源者不辨也惟是朱子平生學問大端具見於此而獨以經濟爲名殆不可曉即以開卷一篇論之太極無極有何經濟可言耶其門目亦太煩碎多不應分而分之前集尤甚亦爲一瑕讀者取其宏旨可矣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眞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爲治之序帝王爲學之本次以四大綱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誠意曰修

身曰齊家各叙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中惟修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蓋理宗雖浮慕道學之名而內實多欲權臣外戚交煽爲姦卒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德秀此

書成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於治平者以爲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僞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爲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卽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

讀書記六十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眞德秀撰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西山讀書記

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史格言而述以已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故藏於文獻通考者僅三十九卷今世所傳明時舊刊本甲丁二記卷數與書錄解題合中多乙記二十二卷前有開慶元年德秀門人湯漢序稱讀書記惟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先刊行乙記上即大學衍義久進於朝其下未及繕寫而德秀没漢從其子仁夫鈔得釐爲二十二卷而刊之福州據此則丙記原書本闕乙記爲湯

漢所續刋振孫惟見初行之本故止於甲丁二記也甲記自論天命之性至論鬼神各分標目前有綱目一篇具詳論次先後之旨乙記載虞夏以來名臣賢相事業畧仿編年之體前亦有綱目一篇謂訖於五閏而書中至唐李德裕而止蓋撰次未完者丁記上卷皆論出處大義下卷分處貧賤處患難處死生安義命審重輕諸目與上卷互相發明德秀大學衍義羽翼聖經此書又分類銓錄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無不臚

析名言緒論徵引極多皆有裨於研究至於致治之法衍義所未及詳者則於乙記中畧著其事雖於古今興衰治忽之故尚未能綜括無遺然在宋儒諸書之中亦可謂有實際矣

心經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眞德秀撰是編集聖賢論心格言而以諸家議論爲之註末附四言贊一首端平元年顏若愚鋟於泉州府學有跋一首稱其築室粵山之下雖晏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淳祐二年大庾令趙

時棣又以此書與政經合刻前有德秀門人王邁序云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平乙未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其見重也如此文獻通考作心經法語與書錄解題相合蓋一書而二名耳明程敏政嘗爲作註而疑其中有引及真西山讀書記者非德秀之原文殆後人又有所附益非舊本矣

政經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眞德秀撰采典籍中論政之言列於前而以行政之迹列於後題曰傳以別之末附當時近事六條謂之附錄其後載德秀帥長沙咨呈及知泉州軍事時勸諭文帥長沙時勸民間置義倉文帥福州曉諭文諸篇葢後人所益如心經之引讀書記耳德秀雖自命大儒斷不敢以已之條教題曰經也按宋史道學傳德秀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復立惠民倉置社倉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葢德秀立

朝日淺其政績多在居外任時故留心民瘼著爲此編其門人王邁序謂先生再守温陵日著政經考德秀再守泉州在理宗紹定五年蓋晚年之作邁又言趙時棣爲法曹朝夕相與遂得此經實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書錄解題載心經而不及此書豈心經行世早而此書晚出歟抑或德秀名重好事者依託之也真僞既不可詰而其言能不悖於儒者故姑與心經並存焉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項安世撰安世有周易玩辭已著錄此蓋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也案嘉定辛未樂章撰周易玩辭後序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掃足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造兵端既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內固根本成就卓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其嘗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嘗踰閾諸書皆有論

說然則是書乃慶元間斥居江陵時所作也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尙虛言其訂覈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逈出同時諸家之上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書錄解題並同自明初以來其本久佚今惟散見永樂大典各韻內核其所載多兼及說經說事說政說學等篇名而逐條又各有標題其原書體例約畧可見篇帙亦尙多完善謹依類排纂經則按各經之文次之卷一卷

二竝易說卷三書說卷四詩說卷五周禮卷六禮記卷七論語孟子等是爲說經篇凡七篇其八九十三卷則先以說事篇次說政篇次說學篇雖原目無存未必悉符其舊然陳振孫言是書有云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則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振孫又云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邱乘圖則各爲一書重見諸類似附錄之四卷本分爲四種單行而復取以附於家說後也今檢永樂大典但有孝經說中庸臆說二書而詩

篇次邱乘圖未經收入疑當時即已散佚無可考
補謹據其存者仍合爲附錄二卷次之於末以略
還原書之舊焉

先聖大訓六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編蒐葺孔子
遺言排比成五十五篇而各爲之註錢時作簡行
狀曰其歸自冑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
上更名慈湖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
訛別誣萃成六卷而爲之解即此書也簡之學出

陸九淵其嘉泰二年擬陛辭劄子稱臣願陛下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嘉定三年面對稱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案此據孔叢子之文其實尚書大傳先有此言不云孔子僞撰孔叢子者剽剟其文焉言先聖耳謹附訂於此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其立言宗旨已開新會餘姚之派故註是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

託先聖爲重廲雜無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決擇也簡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者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驪淵矣

黃氏日抄九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黃震撰震有古今紀要已著錄是書本九十七卷凡讀經者三十卷讀三傳及孔氏書者各一卷讀諸儒書者十三卷讀史者五卷讀雜史讀諸子

者各四卷讀文集者十卷計六十八卷皆論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記序跋啟祝文祭文行狀墓志著錄者計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併缺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震與楊簡同鄉里簡爲陸氏學震則自爲朱氏學不相附和是編以所讀諸書隨筆劄記而斷以已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采錄一兩字者大旨於學問排佛老由陸九淵張

九成以上湖楊時謝良佐皆議其雜禪雖朱子校正陰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疑於治術排功利詆王安石甚力雖朱子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門戶之見蓋震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假借聲價者也

北溪字義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陳淳撰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嘉定十年授

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迹具宋史本
傳此編爲其門人清源王雋所錄以四書字義分
二十有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
其論初刻於永嘉趙氏又有漳本刻於宋淳祐
間即九華葉信厚本也舊板散佚明宏治庚戌始
重刻復有四明豐慶本增減互異近惟桐川施氏
本爲較詳然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氏本未收者此
本乃
國朝顧秀虎校正諸本之異同復取散見於他書者

錄為補遺一卷又附以嚴陵講義四條曰道學體統曰師友淵源曰用工節目曰讀書次第乃淳嘉定九年待試中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延講郡庠時作也考淳同時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訓一卷其大旨亦與淳同然書頗淺陋故趙汸答汪德懋性理字訓疑問書（案汸東山集說作性理字義）稱其為初學者設今惟錄淳此書而端蒙之書則姑附存其目焉

準齋雜說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如愚撰如愚字子發錢塘人少以父任補承
信郎監福州連江商稅再調常熟解職歸嘉熙二
年以丞相喬行簡奏薦改授承信郎差充秘閣校
勘三疏辭免特轉秉義郎與祠其仕履見於館閣
續錄及趙希弁讀書附志而宋史不爲立傳惟徐
元杰棋埜集有所作如愚行狀臚載事蹟極詳大
畧言如愚孝友忠恕安貧樂道理明行修凡所著
述於學問自得甚深别有易詩書說大學中庸論
孟及陰符經解諸種並佚不傳此書亦久無行世

之本獨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四十餘篇大抵皆研究理學之文元杰又稱如愚早年留心清淨之教凡三四年既而幡然盡棄所學刻意講道是如愚學術其初亦稍涉於禪悅其解大學格物以正爲訓明王守仁傳習錄所謂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說實創於如愚似欲毅然獨行一家之言者然如愚平日嘗稱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其用功致力實以體用兼備爲主而不墜於虛無

故其剖析義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論無不發揮深至於宋末諸儒中所造較為平實元杰又言永嘉陳昉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為一編臨川羅愚復刊於廣右漕臺所傳益廣蓋是編即昉所輯入經刊布在當時甚重其書今檢行狀載如愚別有踐形踐迹諸說已不在永樂大典中則所錄亦不免闕佚然崖畧具存謹編次成帙釐為二卷猶可考見其槩焉

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熊節編熊剛大注節字端操建陽人官至通直郎知閩清縣事剛大亦建陽人受業於蔡淵黄榦嘉定中登進士自稱覺軒門人掌建安書院朱文公諸賢從祀祠其仕履則不可考注中稱𨓜年皇上親洒白鹿洞規以賜南康則理宗時人也節受業於朱子是書採摭有宋諸儒遺文分類編次首列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節涑水考亭遺像並傳道支派次贊次訓次戒次箴次規次銘次詩次賦次序次記次說次錄次辨次論次圖次正蒙次皇

極經世次通書次文而以七賢行實終焉其列司馬光一人與後來講學諸家持論迥異考朱子於紹熙五年冬築竹林精舍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集中載其祝文有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之語則朱子序列學統本自有光後來門戸日分講學者乃排而去之俯親受業於朱子故猶不敢恣爲高論也所錄之文亦以七賢爲主而楊時羅仲素范浚呂大臨蔡元定黃榦張栻胡宏

真德秀所作亦間及焉其上及范質者以朱子作小學嘗錄其詩旁及蘇軾者則以司馬光行狀之故非因軾也明永樂中詔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其錄諸儒之文則本此書而廣之併其性理之名似亦因此書之舊是其文雖習見固亦作樂者之蕢桴造車者之椎輪矣剛大所註蓋為訓課童蒙而設淺近之甚殊無可採以其原附此書以行姑並錄之以存其舊焉

東宮備覽六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陳謨撰謨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進士嘉泰二年除秘書省正字三年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除校書郎仍兼檢討其歷官始末見於館閣續錄中是書乃其爲正字時所上取經史舊文有關於訓儲者彙成一編凡分二十條曰始生曰入學曰立教曰師傅曰講讀曰宮寮曰擇術曰廣誨曰謹習曰主器曰正本曰問安曰友悌曰戒逸曰崇儉曰辨分曰正家曰規諫曰幾諫曰監國支分縷析節次詳

明前有遺書表一篇敘一篇又有上宰相劄子申言二十餘條中擇妃嬪簡宮寮謹遊習三條尤為切務又冠以改官省劄及誥詞以温嶠侍臣箴比之蓋當時甚重其書也按宋史藝文志載陳謨東宮備覽一卷然核進表及敘皆稱分為六卷則宋史字誤矣其第二卷講讀條缺一頁官僚條缺一頁第六卷監國條缺一頁今無别本可校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孔子集語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薛據撰據字叔容永嘉人官至浙東常平提舉林德暘霽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曰薛氏世學蓋三百年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刋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衞道書伊洛源流各為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宏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即是書也此本但分二十篇僅有三卷殆舊以一篇爲一卷後人併之歟所列書凡三十餘種其凡例爲曾子大戴禮孔叢子孔子家語四全書及左氏莊子荀子

列子槩不採及惟見於他古書者採之然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於孔叢家語且既云不錄大戴禮記而顏叔子第十二乃引其一條亦自亂其例至引說文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等語并數條爲一條義不相貫尤爲失倫他若韓非子說林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右下難一難三諸篇可採者幾二十條而此書所引僅三條若淮南子道應訓主術訓下齊俗訓修務訓泰俗訓要畧諸篇所可採者

不下十餘條而此所引者亦僅三條則其餘挂漏
可以槩知又文翔鳳雲夢藥溪談摘其五酉一條
引搜神記而諱其所出又訛五酉爲五酋則駁雜
舛錯亦所不免特所錄尚多秦漢古書殘篇斷句
或可藉此以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廢焉

朱子讀書法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洪齊熙同編洪字伯大熙字充甫皆鄱陽人
事蹟無可考據洪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熙適客
遊浙東遂相與商榷是書而刻諸鄞泮其書本朱

子門人輔廣所輯巴川度正嘗屬遂寧於和之校刋鄱陽王氏復廣為後編洪與熙又因而補訂之以輔氏原本為上卷而以所續增者列為下卷皆以文集語類排比綴緝分門隸屬雖捃拾抄撮稗販舊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條分縷析綱目井然於朱子一家之言亦可云覃思研究矣元時板已不存至順中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維重鏤於集慶路學故永樂大典全帙收入原編卷次已不可考今酌其篇帙釐為四卷俾講新安之學者有所考證

焉

家山圖書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永樂大典題爲朱子所作今考書中引用諸說有文公家禮且有朱子之稱則非朱子手定明矣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家山圖書晦菴私淑弟子之文案弟子二字刊本誤倒其文今改正蓋逸書也李晦顯翁得之於劉世常平父劉得之於會齋許文正公其書以易中庸古大學古小學參列於圖而於修身之指歸綱領條分極詳此本惜不多覯宜刊

布之以廣其傳云云曾家所藏舊本久已不傳世無刊版書遂散失惟永樂大典尚備載其原文然首列小學本旨圖中多與禮內則少儀之事與曾所謂以易中庸古大學小學參列於圖者體例稍異意是書諸儒相傳互有增損行世者非一本歟然要其旨歸則一也其書先圖後說根據禮經依類標題詞義明顯自入學以至成人序次冠昏喪祭賓禮樂射御書數諸儀節至詳且備而負劍辟咡以及鄉飲五御諸圖尤足補聶崇義所未及蓋

朱子小學一書詳於義理而此則詳於名物度數之間二書相輔而行本末互資內外兼貫均於蒙養之學深有所裨有不容以偏廢者焉

子部三

儒家類三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元程端禮撰端禮字敬叔號畏齋鄞縣人以薦爲建平教諭遷台州路教授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書有延祐二年自序謂一本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修之考朱子讀書法六條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漸進三曰熟讀精思四曰虛心涵泳五曰

切已體察六曰著緊用力端禮本其法而推廣之
雖每年月日讀書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條爲綱領
史稱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縣即此
書也然書末又有端禮自跋歷叙崇德吳氏平江
陸氏池州馮氏及江浙諸處鈔刊各本而不及國
子監頒示事則本傳所云或端禮身後之事歟跋
作於元統三年十一月朔考順帝以元統三年十
一月辛丑改元至元此標十一月朔則尚在辛丑
改元之前故仍稱元統云

辨惑編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謝應芳撰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是編作於至正中因吳俗信鬼神多拘忌乃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議論一一條析而辨之其目凡十五一曰死生二曰疫癘三曰鬼神四曰祭祀五曰淫祀六曰妖怪七曰巫覡八曰卜筮九曰治喪十曰擇葬十一曰相法十二曰祿命十三曰方位十四曰時日十五曰異端末一卷附錄書及襍著八篇皆力闢俗見斷斷然據理以爭與是編相發明者也昔宋儒

泳作祛疑說原本久佚惟左圭百川學海中載其節本應芳此書持論雖似乎淺近而能因風俗而藥之用以開導愚迷其有益於勸戒與泳書相等而持論較泳尤正大正不得以平易忽之曹安讕言長語曰毘陵謝子蘭取聖賢問答之詞闢異端者為書名曰辨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真可以正人心蓋深取之也惟葉盛水東日記曰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於世其中援據經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

當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過當春秋責賢臯臺君子以爲臺之存毁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焉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毁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云云其言切中應芳之失蓋講學之家往往矯枉過直此亦其一讀者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治世龜鑑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畧已著錄此書爲成化丙午吳江知縣太和陳堯弼所刊篇首天爵結銜題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考元史天爵本傳凡兩拜是官一在至正七年一在至正十二年此書前有林興祖趙汸二序皆標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則作於再任之日是時妖冦自淮右延及江東詔天爵總兵饒信克復一路六縣正干戈俶擾之際乃能留心於治理所採皆宋以前善政嘉言而大旨歸於培養元氣其目凡六

一曰治體一曰用人一曰守令一曰愛民一曰爲政而終之以止盜殆有深意也天爵著述載於本傳者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詩七卷文三十卷又載有遼金紀元黃河源委二書未及脫稿而不載此書然趙汸序今載東山存稿第二卷中與此本一一相合知非僞託本傳葢偶遺之亦足證元史之多疎矣

官箴外篇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有四書管窺已著錄是書成於至元丁未蓋繼管窺而作皆條記友人問答以闡發其餘義大抵皆辨証之文不主於詮釋文句故曰外篇實即伯璿之語錄經義考四書類中惟列管窺而不載此書蓋由於此非彝尊疎漏也然管窺所論猶僅於胡炳文陳櫟之流參稽同異此書於天文歷算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有所援據考證則較炳文及櫟見聞稍博尚非暖暖姝姝守一家之語錄者惟論天象謂月星本自有光不待日

以受光之類未免仍涉臆斷是則宋元間儒者之積習消除未盡耳自明以來未有刊本康熙乙亥其邑人呂宏誥始以付梓雍正壬子王靈露等復續補成之乃得行於世云

內訓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仁孝文皇后撰案成祖以篡逆取國淫刑肆暴無善可稱后乃特以賢著是書凡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曰謹行曰勤勵曰警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訓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

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前有永樂三年正月望日自序內有肅事今皇上三十餘年之語考明史后妃傳后以洪武九年冊爲燕王妃至永樂三年正月甫及三十年云三十餘年蓋約畧大數耳又考本傳載后撰此書頒行天下在永樂三年而明朝典彙載五年十一月以仁孝皇后內訓頒羣臣俾教於家若五年以前已頒行天下不應至五年之末始賜羣臣又考名山藏坤則記載后初爲此書不過示

皇太子諸王而已至永樂五年七月以後成祖乃出后內訓勸善二書頒賜臣民與典彙相合此本爲明初刊板首標大明仁孝皇后考后於永樂五年七月乙卯崩甲午諡曰仁孝則此本刊於五年七月以後無疑至十一月特賜臣民正屬刊行之始明史本傳偶未及檢耳各章之下繫以小註多涉頌揚當爲儒臣所加明史藝文志不著其名今遂無考又藝文志載內訓一卷高皇后撰勸善書一卷文皇后撰與本傳所載不同亦偶誤也

理學類編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九韶撰九韶字美和後以字行故明史附見宋訥傳作張美和淸江人元末累舉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為縣學教諭遷國子監助教改翰林編修致仕歸後復徵入校書書成遣還玆編成於至正丙午乃未入明時所作初名格物編臨川吳當見之以為所輯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不足以盡格物之義因為易今名凡天地一卷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鬼神一卷人物一卷性命

一卷異端一卷以周程張邵朱六子之言爲主而以荀子以下五十三家之說輔之復於每篇之末繹以已見其所採擷大都摘取精要不事博引繁稱故條理次序頗爲精密前代如揚雄谷永淮南子之說近世如洪邁容齋五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之說並加摭集以參觀互證亦不蹈講學家門戶之見其異端一門於陰陽相術讖緯諸家斥駁明切尤足以破世俗之惑史載明初司國子監者有宋訥王家會龔斆而九部與聶鉉貝瓊亦皆名儒

當洪武時先後爲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知其躬行導率無忝師範與徒爲高論者異矣

性理大全書七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是書與五經四書大全同以永樂十三年九月告成奏進故成祖御製序文稱二百二十九卷統七部而計之也考自漢以來弟子錄其師說者始於鄭記鄭志是即後世之語錄其裒諸儒之言以成一書者則古無是例近思錄其

權輿矣宋景定端平間周程張朱諸儒皆蒙褒贈
眞德秀亦以講學有名得參大政天下趨朝廷風
尚纂述日多王孝友作性理類訓三卷熊節作性
理羣書二十三卷於是性理之名大著於世廣等
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爲卷帙者
爲周子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二卷張子西銘一卷
正蒙二卷邵子皇極經世書七卷朱子易學啟蒙
四卷家禮四卷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沈洪範
皇極內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措

拾羣言分為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大抵龐雜冗蔓皆割裂襞積以成文非能於道學淵源真有鑒別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刪其支離存其綱要

欽定為性理精義一書菁華既擷所存者僅其糟粕矣以後來刻性理者汗牛充棟其源皆出於是書將舉其末必有其本姑錄存之著所自起云爾

讀書錄十卷續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薛瑄撰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
禮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贈禮部尚書謚文清事
迹具明史儒林傳其書皆躬行心得之言兩錄之
首皆有自記言其因程子心有所開不思則塞之
語是以自錄隨時所得以備屢省其後萬歷中有
侯鶴齡者因所記錯雜更爲編次刪去重複名讀
書全錄然去取之間頗失瑄本意今仍錄原書以
存其舊瑄嘗言樂有雅鄭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
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

之淡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葢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觀瑄是錄可謂不愧所言矣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濬以宋眞德秀大學衍義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闕治國平天下之事雖所著讀書乙記採錄史事稱爲是書之下編然多錄名臣事迹無與政典又草創未完乃採

經傳子史輯成是書附以已見分爲十有二日於
孝宗初奏上之有詔嘉奬命錄副本付書坊刊行
濬又自言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
者下內閣議行帝亦報可至神宗復命梓行親爲
製序蓋皆甚重其書也然濬聞見雖富議論乃不
甚醇故王鏊震澤紀聞稱其學該洽尤熟於國家
掌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如譏
范仲淹多事秦檜有再造功許衡皆乖正理又力
主舉行海運平時屢以爲言此書更力申其說所

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內河挽運之費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爲抵乎其後萬恭著議謂爲有大害而無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苟論也又明之中葉正閹豎恣肆之時濬既欲陳誨納忠則此條尤屬書中要旨乃獨無一語及宦寺張志淳南園漫錄詆其有所避而不書殆亦深窺其隱以視眞氏原書殊未免瑕瑜互見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

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遡溯其本謂土可為飯也真氏原本實屬闕遺濬博綜旁搜以補所未備兼資體用實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學本淹通又習知舊典故所條列原原本本貫串古今亦復具有根柢其人雖不足重其書要不為無用也

居業錄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象鈔已著錄是書皆其講學語錄分十二類曰道體曰爲學曰主敬曰致知曰力行曰出處曰治體曰治法曰教人曰警戒曰辨異端曰觀聖賢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條居仁與陳獻章皆出吳與弼之門與弼之學介乎朱陸之間二人各得其所近獻章上繼金谿下啟姚江居仁則恪守新安不踰尺寸故以敬名其齋而是書之中辨獻章之近禪不啻再三蓋其人品端謹學問篤實與河津薛瑄相類而是書亦與瑄讀書錄

並爲學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學案乃謂其主言靜
中之涵養與獻章之靜中養出端倪同門冥契特
牽引附合之言非篤論也正德中有張吉者嘗删
其書爲要語又有吳廷舉者删其書爲粹言此本
爲宏治甲子余祐所編猶爲原帙祐年十九時受
業於居仁居仁以女妻之而卷首序文乃稱門人
益川黄幹編朱子集例幹又用李漢編韓愈集例
然考皇甫湜作愈墓誌稱愈女初適於漢後乃離
婚嫁樊氏漢稱門人而不稱婿蓋緣於此幹及祐

沿襲其稱殊爲不考閻若璩潛邱劄記乃以爲重道統而輕私親曲說甚矣

楓山語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章懋撰懋字德懋別號闇然子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會上元內宴命作鼇山燈詩不奉詔且以疏諫貶爲臨武知縣宏治正德間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事迹具明史本傳裕銑明臣十節曰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疎一峯羅倫衍直而率定山莊昶好名而無實皆

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年甫四十棄官還鄉賀諫議欽鄭御史己皆責公交疎於陳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莊晚年又仕而敗唯章公德行無瑕云云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是編卷帙不多分爲五類曰學術曰政治曰藝文曰人物曰拾遺其學術政治雖人人習見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藝文諸條持論亦極平允不似講學家動以載道爲詞其評騭人物於陳獻章獨有微

詞則懋之學主篤實而獻章或入虛無也然獻章出處之間稍有遺議而懋人品高潔始終負一代重望則篤實鮮失之明驗矣又謂胡居仁不適於用似亦有見惟推尊吳與弼太過則頗有所不可解耳

東溪日談錄十八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周琦撰琦字廷璽馬平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員外郎琦之學出於薛瑄是編記所心得分十三類凡性道談二卷理氣談一卷祭祀談

二卷學術談一卷出處談一卷物理談一卷經傳談三卷著述談一卷史系談二卷儒正談一卷文詞談一卷異端談一卷闢異談一卷廣西通志載其著日談錄十八卷又著儒正篇論薛河東之學今考儒正卽此書之第十五卷非別有儒正篇也前有呂景蒙序謂書刻於嘉靖丁酉而此本乃係傳寫或其板已佚後人錄存之歟琦爲人以端直謹厚見重鄉里其書亦一本濂洛之說不失醇正蓋河東之學雖或失之拘謹而篤實近理故數傳

之後尚能恪守師說不至放言無忌也

困知記二卷續記二卷附錄一卷（左都御史張若溎家藏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泰和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皆其晚年所作前記成於嘉靖戊子凡一百五十六章續記成於嘉靖辛卯凡一百一十三章附錄一卷皆與人論學之書凡六首欽順自稱初官京師與一老僧論佛漫舉禪語為答意其必有所得為之精思達旦恍然而悟既而官南

雖攻聖賢之書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始確然有以自信蓋其學由積漸體驗而得故專以躬行實踐爲務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嘗與王守仁書辨朱子晚年定論於守仁顛倒年月之處考證極詳此書明白篤實亦深有裨於後學蓋其學初從禪入久而盡知其利弊故於疑似之介剖析尤精非泛相訶斥不中窾要者比高攀龍嘗稱自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可

謂知言矣

讀書劄記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問撰問字用中號養齋武進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南京戸部尚書謚莊裕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問巡撫貴州時與門人問答隨時劄記而成所論天文歷象山川性理六經四子書皆守先儒成說其論學則一本程朱而力辟姚江之學如古本大學親民格物知行合一各說皆逐條辨正嘗與羅欽順書云王氏之學本諸象山至今眩惑

人聽讀書劄記第二冊實闕其說蓋以廣中侍讀黃才伯促而成之才伯者黃佐字也所云第二冊者即指此本第五卷今核其所闕各條大都托之或謂又稱爲近學世學而並未斥言蓋是時王學盛行羽翼者衆故間不欲顯加排擯然所摘發多能切中癥結迥異乎陳建諸人叫囂詬詈如不共戴天者史稱問官長蘆鹽運使終任不取一錢則與言清行濁者異又稱問官貴州巡撫時破獨山州賊蒙鉞則與迂疎無用者亦異宜其言篤實切

近無講學家之積習矣

士翼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前三卷曰述言皆語錄之類後一卷曰說象則專論六十四卦象義自序謂退居相臺十祀非聖人之志不敢非聖經之文不閱乃剟記所明稍修章句名曰士翼蓋以輔彖典也其中如論高宗夢傅說事涉於恠誕韓子原道謂先王養二氏之徒之繁由若無以養而安之也又云誠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

講學至宋人而切然而卽空又曰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攻又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證況干城之下乎其言皆講學家之所深諱而侃侃鑿鑿直抒無隱可謂皎然不自誣其心矣至於以蕭何之薦曹參爲克己歸仁盧懷慎之讓姚崇爲一个臣之有容雖意有所寓然未免品題失當謂之白璧微瑕可也

涇野子內篇二十七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師事渭南薛
敬之其學以薛瑄為宗是書乃其門人所編語錄
凡雲槐精舍語二卷東林書屋語一卷端溪問答
一卷解梁書院語柳灣精舍語二卷鷲峯東所語
十二卷太常南所附郡伯舟中語三卷大學語二
卷春官外署語二卷禮部北所語一卷其子畇等
類而刻之柟為學在格物以窮理先知而後行其
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
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

事事不肯放過其踐履最爲篤實嘗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以爲聖人教人未嘗規規一方今不論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觀於所言可謂不失河津之淵源矣

周子抄釋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呂柟撰宋五子中惟周子著書最少而諸儒辨論則惟周子之書最多無極太極之說朱陸兩家斷斷相軋至今五六百年門戶之分甚於冰炭太極圖說與通書表裏之說元何虛中至特著一書

辨此一語論者亦遞相攻擊究無定評至於主靜之說明代詬爭尤甚是編蓋因周子全書而摭其精要一卷爲太極圖說通書二卷爲遺文遺詩而附以襍記三卷則本傳墓碣事狀也較全書特爲簡潔每條之下各釋以一二語或標其大旨或推所未言之意較諸家連篇累牘之辨亦特渟實其釋荀子元不識誠一條謂貶荀子太過以大學中庸之言比擬荀子之言誠未免駁襍釋養心亭記一條謂寡欲亦允執厥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

行於衆亦不免詞不達意然大旨要爲不悖觀周子之書者其精華畧具於此矣

張子抄釋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吕柟撰是編摘錄張子之書以西銘東銘爲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經學理窟十一篇次語錄次文集而終以行狀亦每條各附以釋如周子抄釋之例首有嘉靖辛丑柟自序稱張子書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馬伯循氏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

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亟出亦容有之暇嘗粹抄成帙注釋數言畧發大旨以便初學觀省蓋其謫官解州時作也案虞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張子之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柟此本簡汰不苟較世所行張子全書亦頗為精要矣

二程子抄釋十卷 左都御史張若溎家藏本

明呂柟撰前有自序稱初得二程全書於崔銑以其中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

言統為一書浩大繁博初學難於觀覽因抄出心

所好者集為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程子

門人姓氏後有嘉靖辛卯柟門人休寧程爵題刊

跋乃稱涇野先生鈔釋程氏書凡十卷此本為嘉

靖丙申柟門人鄧誥所刊卷數與爵跋相合豈柟

作序時其書尚止八卷後或有所增益而序則未

改歟其書不分門類亦不敘先後仍以二程遺書

原載門人某某所記分編每條之末皆以一二語

標其大意昔朱子編遺書嘗病其真贋相雜柟是

書例駁留醇頗爲不苟蓋柟之學源於河津最爲篤實故去取皆有所見惟其文原出李夢陽全集聱牙詰屈不可讀故每條下所釋詞旨往往晦澀非初學所能洞曉云

朱子抄釋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呂柟撰是編乃嘉靖丙申柟爲國子監祭酒時所定宋儒之中惟朱子著述最富辨論亦最多其時諸弟子所述各有池錄饒錄饒後錄建錄諸刊黎靖德刊除重復分類編次尚得一百四十卷則

浩博可知矣。瑚此本所抄止於二卷，乃較張子二程子爲少。然朱子之學無所不通，與門人亦無所不講。黎氏語類以二十六目槩其大凡，包括尚有未盡。讀者茫無津涯，又早年晚年持論或異，門人所記或以己意增損，亦往往彼此不同，讀者多莫決其去取。明人遞相選錄，於人有一編，其大意乃在於勝負相爭，區分門戶，不過借朱子爲名，未嘗眞爲明道計也。瑚作是編，惟摘切要之詞，而不甚以攻擊爲事，於學問大旨轉爲簡明。然於輿臺

子靜論意見一條注其下曰陸氏終近禪則是非之辨亦未嘗不謹嚴矣

中庸衍義十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夏良勝撰良勝字于仲南城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事蹟具明史本傳自宋以來取古經之義括舉條目而推衍其說者始葉時禮經會元嗣則眞德秀大學衍義良勝又因德秀之例以闡發中庸其書成於嘉靖間蓋以大禮疏稿事謫戍遼海時作也自性道教達道達德九經三重

之屬一一援据古今推廣演繹至於崇神仙好符瑞改祖制抑善類數端尤究極流弊惓惓言之葢皆爲世宗時事而發然務抒獻納之忱而無一毫怨懟譏訕之意斯所以爲純臣之言也中頗採邱濬大學衍義之說考良勝於正德嘉靖間兩以鯁直杖謫風節凛然爲當世所重其書雖近於濬書至其人品則非濬所可企及矣

格物通一百卷　廣東巡撫採進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是編乃

嘉靖七年若水任南京禮部侍郎時所進體例畧
仿大學衍義以致知併於格物而以格物統貫誠
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條凡誠意格十
七卷分審幾立志謀慮感應儆戒敬天敬祖考畏
民八子目正心格三卷無子目修身格九卷分正
威儀愼言語進德業三子目齊家格十三卷分謹
妃匹正嫡庶事親長養太子嚴內外恤孤幼御臣
妾七子目治國格十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興化
事長慈幼使衆臨民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七子

目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惡用人理財三子目而用人之中又分學校舉錯課功任相任將六官六目理財之中又分修虞衡抑浮末飭百工屯田馬政漕運勸課禁奪時省國費愼賞賜蠲租薄斂恤窮賑濟十四目皆褋引諸儒之言參以明之祖訓而各以己意發明之大致與邱濬大學衍義補相近而濬書多徵舊事以爲法戒之資此書多引前言以爲講習之助二書相輔而行均於治道有裨也

世緯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袁袠撰袠字永之號胥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遴傅曰簡輔曰降交曰誘諫曰廣薦曰崇儒曰貴士曰裁閹曰汰異曰拒偽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懲墨曰節浮曰節嗇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激而憂時感事發憤著書亦賈誼痛哭之流亞也當時毋於晏安文恬武嬉

朝廷方以無事為福故袠自序有鑿枘異用竽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之語而拒僞一篇講學者尤深嫉之然袠之言曰今之僞者其所誦讀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葢指姚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觀於明季袠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得惡其害已指為排抑道學乎

呻吟語摘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呻吟語凡四卷此止二卷考卷末萬歷丙辰其子知畏跋則此乃坤從四卷中手自刪削並取知畏所續入者若干條存十之二三距萬歷壬辰郭子章作序之時又二十四年蓋坤晚年之定本也其內篇分七門曰性命曰存心曰倫理曰談道曰修身曰問學曰應務外篇分九門曰世運曰聖賢曰品藻曰治道曰人情曰物理曰廣喻曰詞章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為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

爲程其在明代講學諸家似乎粗淺然尺尺寸寸
務求規矩而又不違戾於情理視陸學末派之猖
狂朱學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則有間矣

聖學宗要一卷學言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錄是編凡
聖學宗要一卷載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銘西銘
程子識仁說定性書朱子中和說王守仁良知問
答等篇各爲詮釋蓋本其友人劉去非宋學宗源
一書而增益之加以詮解改爲今名學言三卷則

宗周講學語錄其門人姜希轍所刻也宗周生於山陰守其鄉先生之傳故講學大旨多淵源於王守仁蓋目染耳濡其來有漸然明以來講姚江之學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諸人大抵高明之過純涉禪機奭齡講學白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爲說去守仁本旨益遠宗周獨深鑒狂禪之弊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務以誠意爲主而歸功於愼獨其臨沒時猶語門人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云云蓋爲良知末流深砭痼

疾故其平生造詣能盡得王學所長而去其所短卒之大節炳然始終無玷為一代人倫之表雖祖紫陽而攻金谿者亦斷不能以門戶之殊併詆宗周也知儒者立身之本末惟其人不惟其言矣

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姚江之學多言心宗周懲其末流故課之以實踐是書乃其主蕺山書院時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譜一卷首列人極圖說次紀過格次改過說人譜類記二卷曰體獨篇曰知幾篇曰凝

道篇曰考旋篇曰作聖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錄之以爲楷模每篇前有總記後列條目間附以論斷主於啟迪初學故詞多平實淺顯兼爲下愚勸戒故或參以福善禍淫之說然偶一及之與袁黄功過格立命之學終不同也或以蕪雜病之則不知宗周此書本爲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榕壇問業十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此編乃其家

君時講學之語道周自崇禎壬申削籍歸石養山守墓是年講學於浦之北山越二年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學堂爲講舍至乙亥冬以原官召用始罷講故此書自甲戌五月至乙亥仲冬者凡十六卷其十七卷有云丙子春者則道周已罷講還家取他方友人書牘問難之詞當時未即答者續爲發明綴入其十八卷則同年蔣德璟所問之詞道周屬諸弟子代答間亦衷以已說併以德璟原問十八條附錄於後其書每卷分載所編弟子

姓氏卷之前後道周復各綴以題識其大旨以致知明善爲宗大約左袒考亭而益加駿厲書內所論凡天文地志經史百家之說無不隨問剛發不盡作性命空談蓋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響應不窮雖詞意間涉深奧而指歸可識不同於禪門機括幻窅無歸先儒語錄每以陳因迂腐爲博學之士所輕道周此編可以一雪斯誚矣

溫氏母訓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溫璜錄其母陸氏之訓也璜初名以介字於石號石公後以夢兆改今名而字曰寶忠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徽州府推官事迹附見明史邱祖德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烈璜有遺集十二卷此書其卷末所附錄語雖質直而頗切事理末有跋語不著名氏稱原集繁重不便單行乃錄出再附之梓案璜於順治乙酉

起兵與金聲相應以拒

王師凡四閱月城破抗節以死其氣節震耀一世可

謂不愧於母教又高承埏忠節錄載珫就義之日慨然語妻茅氏曰吾生平學為聖賢不過求今日處死之道耳因繞屋而走茅氏曰君之遲留得無以我及長女寶德在乎時女已寢母呼之起女問何為母曰死耳女曰諾即延頸受死珫手刃之茅氏亦即牀引頸待刃珫復衍死乃自刎知其家庭之間素以名教相砥礪故皆能臨難從容如是非徒託之空言者矣故雖女子之言特錄其書於儒家示進之也